



流離王妃的傳奇人生



「愛新覺羅浩」這個名字對臺灣讀者可能很陌生。在我初來日本時，也只依稀知道她是溥儀的弟弟溥傑的妻子，原為日本人，因為日本的侵華政策而被當成政治聯姻的棋子。看過一部轟動的電影「末代皇帝」，更讓我對愛新覺羅浩的印象，停留在那個滿洲國宴的場景：大腹便便的和服王妃，高傲的挽著夫君手臂，目中無人穿過衣冠鬢影的廳堂。孤獨自棄的婉容皇后，精神恍惚躲在角落，開始拔下花瓶裡的鮮花，不停往嘴裡塞。可以想見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同我一般，不禁同情婉容，而憎惡那個侵略國派來的政治王妃吧！

直到念了一本愛新覺羅浩生前寫的自傳《流轉 王妃 昭和史》（臺灣譯名《流離的王妃》，2004年2月商周出版），我不禁對這位末代王妃的印象完全改觀。無論從一介女性的角度來看她的故事，或是從歷史的側面來閱讀這本書，都教人興味盎然。讀畢更不得不對那個烽火連天的大時代，和在時代巨輪輾壓下掙扎奮鬥的人們，由心底生出敬畏之意了。

愛新覺羅浩原名嵯峨浩，生於1914年，是與明治天皇有親緣的名門嵯峨侯爵家長女。少女時代的嵯峨浩天真爛漫，環境優渥，可說是溫室生長的嬌貴花朵，與塵世辛勞完全無緣。直到一紙關東軍閥的相親命令，才改變這個單純少女的一生。當時滿洲已經建國，溥傑正被送到日本陸軍學校受訓，關東軍急於命他娶日本人，以強化日滿同盟。年方23的嵯峨浩，就以清純美麗的和服之姿，被溥傑一眼看上了。1937年兩人結褵不久，即一同回到當時稱為「新京」的滿洲國首都長春，與皇帝溥儀近鄰而居。當初溥儀對這位日本弟媳非常不信任，認為她是關東軍派來監視皇家的間諜，直到浩連生了兩名女娃，溥儀才對她解除戒心，並且疼愛弟弟的女兒如己出。這一段心路歷程浩在書中有詳細的敘述，讓人窺知溥儀人性化的一面。書中描述的滿洲皇宮生活和醇親王府（溥儀生父家）的排場則教人嘖嘖稱奇。即使清廷亡朝多年，愛新覺羅家擁有的巨額財寶和他們恪遵古禮的宮中行儀，都是遠離庶民且難以想像是在民國時代的。

溥傑夫妻在新京生活的第八年，即1945年日本戰敗，滿洲國皇族也由天堂頓入地獄，開始他們淒絕慘烈的逃難生涯。溥儀一行原想亡命日本，卻在奉天機場遭蘇聯軍隊攔截，被送往西伯利亞監禁。剩下的女眷們兩百多人，由臨江，通化，吉林往延吉，迂迴百轉。途中一行遇暴民襲擊，遭八路軍拯救後卻被挾為人質，沿路受監禁，又歷經共軍和殘餘日軍及國民黨軍隊的肉搏對抗，可說是一部血肉橫飛的戰鬥史。最後奇蹟般活存下來的浩，一邊保護稚齡女兒，還得分神照顧因鴉片中毒而進入瘋狂狀態的婉容，甚至大小汙物都得幫她處理。末代皇后悲慘的人生終點，經由貼身的浩忠實描述，簡直

旅日文字工作者

林宜和

不忍卒睹。其後浩單獨攜幼女，再由哈爾濱，錦州，北京輾轉逃到上海，終於被殘留日軍舊識救出，並經國民政府默許，而乘上最後一艘難民船回日本，結束她一年四個月身不由己的亡命生活。

如果愛新覺羅浩的下半生就定居日本，她的故事還不足以流傳。這位恢復平民身分的滿洲王妃，與被日本新憲法剝除爵位的雙親，一齊在戰後困窘的東京過著種菜養雞的簡素生活。她除了教養一雙女兒外，竟念念不忘在中國身繫囹圄的丈夫。這一對因政治目的而被撮合的異國夫妻，居然違反世間的冷眼期待，沒有變成怨偶或形同陌路，反而隨著時移日增，加深他們遠隔千里的信賴和愛情了。浩在失去丈夫音訊逾 10 年之後，由於冰雪聰明的大女兒愛新覺羅慧生認真學中文，暗自寫信向當時的中共總理周恩來陳情，才獲知溥傑被關在撫順的戰犯管理所，從此夫妻得以通信往返。1959 年溥傑受中共政府特赦，浩終於被安排在 1961 年回中國大陸與丈夫重聚。分別 16 年之後，青春夫妻再見已白頭，除了當事人之外，大概無人能體會他們的心境吧！浩從此長居中國，她與溥傑相倚相持，直到 1987 年故去為止。

在浩的 73 年人生當中，還有一則劇變。因為一則奇異的預言「醇親王府的大格格都早夭」，愛新覺羅家最後的大公主慧生，竟然在 19 歲的花樣年華殞命了！1957 年大學二年級的慧生，正在勤學中國文化，期待回大陸和父親團聚。因為她的美貌和傳奇身世，自然在學校備受矚目，身旁也有許多愛慕的男生。是年冬天，有一名單戀她至失常的男生，竟然偷了家中戰時的舊槍，脅迫慧生和他前往伊豆天城山。在深山中，男子先斃了慧生再自盡，兩人屍體於一個禮拜後才被搜山的大批警力發現。這就是昭和三十年代轟動日本的「天城山殉情事件」。由於慧生的特殊身分，當初日本媒體都形容是男女家世懸殊產生的畸戀，或稱為「天堂再見的戀人」等等，十分挑情。痛失愛女的浩情何以堪？她花了大半篇幅描述慧生的純潔和與人為善的性格，堅決否認她是殉情，而不過是狂人槍下的犧牲者。總之這個意外是溥傑夫妻畢生的至痛，當浩抱著慧生的骨灰罈回到中國時，與大女兒自 4 歲分離就未再得見的溥傑，心情難以想像。這一對患難夫妻的人生，似乎因慧生的死更加深他們的悲劇色彩了。

溥傑夫妻的晚年可以說是平淡見真情。他們雖然失去往昔的榮華富貴，卻還有小小的四合院可居，也有幫忙家事的傭人，這些都是周恩來對他們特別關照的結果。就是在狂風暴雨的文革洪流中，清廷末裔的溥傑和日本人的浩，都還能全身而退，也是受到中共高層的特別保護。浩在書中對「新中國」政府毫無怨言，只有感激。當然，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們仍處在政治未開放的時代，溥傑還掛著「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的頭銜，因此浩的立場不夠客觀，讀者需有先見之明。總之經由愛新覺羅浩的自傳，我們看見一名舊社會的日本女子，如何用地她微薄的力量對抗命運的捉弄，穿過驚滔駭浪的大時代，憑藉的只是她對丈夫和家人堅貞不渝的愛情，她的人生簡直比小說更傳奇了。若由側面看這本書，我們更可窺知當年關東軍閥的專制橫暴，溥儀一心想恢復清王朝，卻又不得不當日本傀儡的軟弱矛盾，溥傑身處中國和日本夾縫中的辛苦和自責，可說是一部很忠實的歷史側記，也教人對「滿洲國」虛幻的榮光和慘淡的下場十分感慨。



《流転の王妃》原在1959年就已出版，十分轟動，並於翌年拍成電影，在日本上演。當時浩仍在日本等候丈夫消息，其後她經歷團圓和回歸中國等人生大事，就應日本讀者要求，於3年後將本書後段補足，改名《流転の王妃の昭和史》，形成完整的自傳。書末另附一段溥傑悼念亡妻的短文，足見夫妻鶼鶼情深，並非浩的單方表述。溥傑許願將他的遺骨一半留在中國，另一半送到日本距離中國最近的山口縣下關「愛新覺羅神社」與浩的遺骨並排存放，以示永作中日橋樑的決心，他的遺言也實現了。雖然這本傳記的年代久遠，也逐漸為人淡忘，但是2003年秋天，日本朝日電視臺籌拍四十五週年臺慶的特別節目，將溥傑夫妻的故事重新搬上螢幕，題名「流転の王妃・最後の皇弟」，並由新一代偶像明星常盤貴子和竹野內豐主演，引起不少注目，也間接發掘了這本書的新一代讀者。當然，戲劇究竟不如書本，若想真正了解主角的傳奇人生，還是只有從閱讀中尋找樂趣了。

評介何義麟的 《二·二八事件——「台灣人」形成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林呈蓉

2003年春，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了曾在該校總合文化研究科取得博士學位之臺灣人留學生何義麟之巨著，題為《二·二八事件——「台灣人」形成のエスノポリテイクス（二二八事件形塑「台灣人」的族群政治）》（注1）。何義麟現在以助理教授身分任職於國立臺北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這部巨著是改寫自何義麟的博士論文，論述的焦點則放在1947年2月的二二八事件。

在1980年代後期，伴隨臺灣政治的民主化，有許多臺灣年輕的研究者開始碰觸過去長久以來的政治禁忌：二二八事件。他們試圖透過尋找更多相關二二八事件的史料以及仍然存活著的歷史當事人，以還原這個悲慘事件的歷史真相。

早在仍屬威權時代的1970年代初期，楊逸舟便以「杏庭」為筆名用日文寫了一本名為《二二八民變：台灣與蔣介石》（張良澤譯），探討在二二八事件中蔣介石所應背負的政治責任；到了1980年代又有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李筱峰出版了不少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論著，例如《二二八回憶集》、《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島嶼新胎記——從終戰到二二八》以及《解讀二二八》都是他的代表性著作，並繼續撰寫這方面著作。如今李筱峰在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者當中仍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領導地位；到了1990年代又有後起之秀，即撰寫《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作者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陳翠蓮的崛起，在其他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先學相比，她算是此一領域的「新手」。除了上述三位在二二